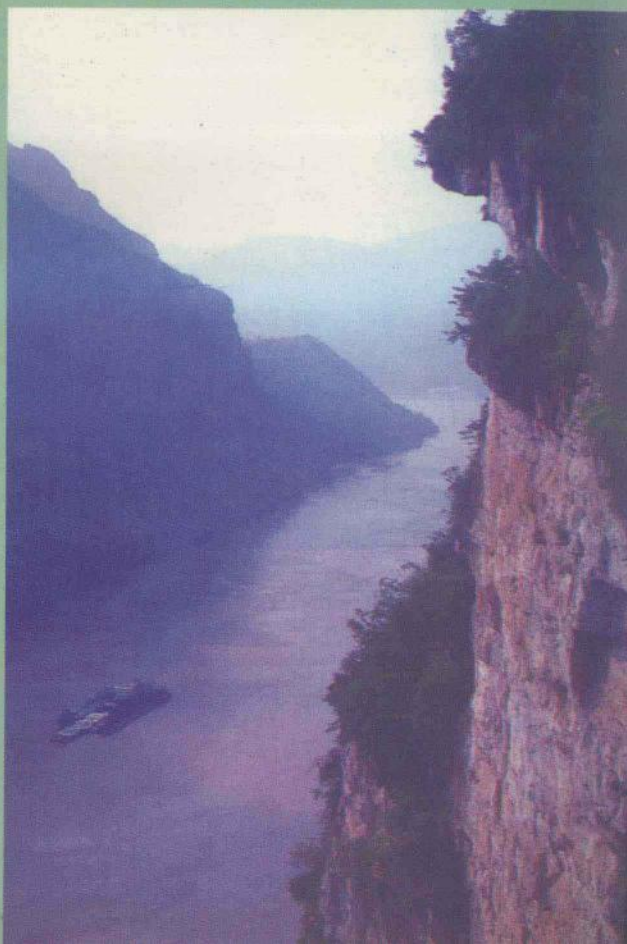


巴渝作家书系

故乡月

江 日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

巴渝作家书系

故乡月

江 日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渝作家作品集/黄济人、冉庄编,--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
1997.11

ISBN7-80099-347-7

I. 巴… II. 黄…冉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重庆 IV. 121
8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3107 号

故 乡 月

江 日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)

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4 字数:80 千字

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

全套定价:66.00 元

ISBN 7-80099-347-7/I·61

《巴渝作家书系》总序

黄济人

巴渝作家这个概念抑或提法，显然是随着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而产生出来的。重庆与四川虽说是“不分开是一家人，分了家是好邻居”，巴文化与蜀文化，虽说是早被历史交融成浑然一体的“巴蜀文化”的存在态势，而且必然永远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但，即便是好邻居，即便是“巴蜀文化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，巴渝作家也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诚然，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，虽以它的古老与神奇，它的辽阔与富饶，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的影响，越过巴山蜀水，走出剑门夔门，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。然而，无可讳言的是，社会在发展，文学在发展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，当好些兄弟省市的作家群体脱颖而出、星光灿烂的时候，我们的文学的淙淙溪流却没有能够汇成万顷碧波，更无法同我们的长江上游波翻浪涌的景象与气势相匹配。究其原因，自然是多种多样的，而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去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，则成了摆在我们巴渝作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课题。

有鉴于此，《巴渝作家书系》的编辑与出版，正是旨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，协调和帮助重庆地区的作家能够在目前

出书难的客观情况正常出版文学作品和评论书籍，以不断推出巴渝大地上的文学新作与文学新人。

《巴渝作家书系》的编辑方针是一年一套，一套十本。从加盟该书系第一套的作家队伍来看，既有活跃在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的老作家、老诗人、老评论家，也有笔耕不辍、卓有建树，支撑着巴渝文坛的中年作家、中年评论家，更有近两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文学新秀，他们的作品也许不多，但清新、鲜活，一有问世，便受到读者与专家的关注。另从该书系第一套的所有作品来看，其最大的特色在于，既保存着“巴文化”的慄勇、强悍以及雄劲之风，又渗透着“蜀文化”的细腻、轻柔以及典雅之韵，实则堪称巴渝文坛的新成果与新收获。

春种秋收，年年如此，则巴渝文坛甚幸，中国文坛甚幸！

1997年中秋节于重庆

目 录

《巴渝作家书系》总序····· 黄济人(1)

慈母泪····· (1)

孝全姐姐····· (4)

小茉莉花····· (7)

新 柏····· (10)

五婶和她的女儿····· (13)

外祖母的画像····· (16)

小 慧····· (18)

女儿心····· (20)

手足情····· (22)

故乡月····· (25)

故乡之声····· (27)

我爱鹅江····· (30)

故乡玩龙····· (32)

观 灯····· (35)

童年纪事(二章)

晏家书房····· (37)

警报之夜	(39)
童年乐事	(41)
牛的赞歌	(43)
野花祭	(45)
哭泣的琴	(48)
失落的友谊	(51)
连长的手	(54)
老王头	(57)
桔子罐头	(60)
一碗鲜鱼汤	(63)
借给你一双眼睛	(65)
房东林大娘	(67)
一张照片	(69)
山里人家	(71)
远 山	(74)
渡 船	(76)
听 蛙	(78)
看 云	(80)
缙云蝉声	(82)
嘉陵江晚眺	(84)
雨中游四面山	(86)
登青城后山	(88)

绵延的思念	(90)
飞吧,鸽子.....	(93)
最美的中秋	(96)
桃花溪之恋	(98)
缙云山巅之夜.....	(100)
祝 福.....	(103)
小旅伴.....	(105)
太丰四号.....	(107)
兄弟俩.....	(110)
忘年交.....	(113)
他从山里来.....	(116)
阳台的故事.....	(119)
珍藏往事(后记).....	(121)

慈母泪

我近些年来常常作梦，在迷离的梦乡里，见到许多我熟悉的人，其中见得最多的，便是早已远离人世的母亲。

记得有次我看苏联电影《脖子上的安娜》，看着看着，泪水便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。安娜因家贫，由父亲包办嫁给一个可作她祖父的老头。我的母亲也是为生活所迫，嫁给了年过半百的父亲，她当时还没满18岁呢。我4岁那年，父亲病故，那时母亲才20多岁。从此一盏油灯，伴她度过多少凄苦的长夜，只有围在膝下的几个小儿女，安慰着她那颗孤独的心。

母亲是个很慈善的人，她把满腔的爱，象春雨一样浇洒在几棵幼苗身上。严格地说，她那母爱的甘霖，更多地是浇洒在我的身上。没有我这命根一样的儿子，她缺乏爱情的心泉早已枯竭；没有我这延续宗嗣的儿子，她这样一个穷理发匠的女儿，在我们的家族里哪会有立脚之地；没有我这命运所系的儿子，她怎样度过未来的悠悠岁月。

我幼年时候，体弱多病。有时病得沉重，躺卧床上，母亲便将熬好的汤药，一瓢一瓢地喂进我嘴里，但我迷糊中却感到有另一种热乎乎的东西，滴落在我脸上。我心里清楚，那是母亲的泪水。于是从我的眼角也涌出两串滚烫的泪水来，同母亲的泪水交溶在一起。

多病的我，在母亲的关怀照顾下，终于一天天长高，一天天长大了。初中读完后，我要去成都求学，第二天天不亮就得

起身,到东门外公路旁去搭“黄牛车”。头天夜里,母亲为我整理行装,装进我行囊里的,全是慈母的爱,还有她背着灯光偷偷滴进行囊里的泪。往常她望儿子一眼,心里便得到安慰。明天朝夕相处的儿子就要走了,傍晚伫立门前盼望,再也不会见我高高兴兴地归来。

1949年家乡解放了,时代的号角召唤着我。我跨出校园参加了解放军,从成都回到故乡同母亲告别。对我参军,母亲是支持的,而且十分高兴,但儿子这一去,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来,心境难免是很悲凉的。临行时,把我送出家门,又继续往前,把我送到巷口。这次母亲虽然默默无语,却没流泪。可当我走了一段路猛一回首的时候,我看见母亲正抬起袖口,在脸上擦拭着。

我参军不到两年,意外的事发生了,那是1952年的端午节,军属们被邀去镇上看文艺演出。一个在台上值勤的民兵喝多了酒,不慎枪走了火,子弹穿透一位军属大娘的脑袋,又射进母亲的左眼,从太阳穴旁穿出。她猛然倒地,躺在血泊中。在医院病床上,母亲昏睡了三天三夜,终于挣出死神的怀抱,奇迹般地回到了人间。但从此她失去了一只流泪的眼睛,剩下一只眼睛,朝朝暮暮盼望着儿子归来。同她住在一起的姨母后来告诉我:母亲最喜欢端一张凳子,坐在面向大门的阶沿上,注视着门外过往的人。有时她象看见什么,突然立起身向门外跑去,一会又气丧地走回屋来,大声地吵嚷着:“看见我儿子从门前走过,为什么不帮我拦住呢?为——什——么……”

母亲心地善良,一生求神拜佛,可得来的却是一个厄运,又一个厄运。1965年一个寒冬的夜晚,她不慎跌倒了,造成右半身瘫痪。我请假回乡探望她,跨进阴暗的小屋,见母亲面容憔悴地躺在床上。她一下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,笑容浮在她清

瘦的脸上，而我却落泪了。我紧握住她的双手，一语不发，泪水一颗一颗掉在床沿上。

几天很快地过去，我又要离开她老人家走了。这一次。她既不能替我整理行装，也不能亲身把我送出家门口。我凄凉地跨出小房门，回头说了声：“母亲您老人家好好将息，我还会回来看您的。”我走后，不知母亲流过泪没有。也许她那枕巾上，旧的泪痕旁边又添上了新的泪痕吧。

万没料到，这一次就是我同母亲永诀。她那仅有的一只眼睛再也没盼到儿子归来。在弥留时，那只眼睛一定是睁得大大的，想再见一眼心爱的儿子。当她怀着深沉的思念之情，最后一次闭上眼睛时，我想，一定也淌下了最后一滴泪。

长眠地下的母亲，你还思念我吗？我想，你不会再那样魂系神牵地思念我了，更不会为离别、为思念、为孤独而落泪了，因为现在我们母子俩经常在梦里相见。

孝全姐姐

在我童年的一段岁月里，我有一个不是姐姐的姐姐，她的名字叫孝全。

孝全姐姐姓彭，原来的名字从没听说过，孝全这个名字是她来到我婶娘家后才取的。婶娘年轻守寡，抚养着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。在他 14 岁那年，由媒人说合，同彭家联了姻，孝全姐姐便成了我没有过门的嫂嫂。她比我堂哥大一岁，性格文静。一张厚唇总是紧闭着，贴在面庞上，象是一件装饰品。为了将来过门后做一个称心的媳妇、贤德的妻子，她默默地埋头读书，读《女儿经》，读《烈女传》；她默默地埋头作事，绣花、缝衣、做鞋子，淘米、烧火、洗碗筷……人没过门，名声早传进婶娘耳里。婶娘见儿子一天天长大了，未来的媳妇又这样勤劳乖巧，嘴里象含着冰糖葫芦，一直甜进心里，睁着一双眼睛，只盼媳妇过门，儿子成亲的大喜日子早日到来。

谁会料到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我堂哥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被疯狗咬伤，染上了狂犬症，医治无效，没满 16 岁便夭折了。婶娘直哭得天旋地转，死去活来。噩耗传到彭家，一心盼着坐花轿的孝全姐姐，悲痛欲绝，她苦苦要求随同父亲一道过门吊孝，一乘黑轿抬着她，沿着坎坷的小路，颠颠簸簸地到了婶娘家门口。轿帘揭开，一个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少女，痛不欲生地扑向灵前，呼天号地，直哭得日色无光，人人落泪。许多女客上前扶她不起，劝她不住，只得在一旁流泪叹息。可万没料到

哭声嘎然而止，她兀地立起身来，向灵桌的一角猛然撞去，随即跌倒在地，鲜血长淌，人们这才慌了手脚，用香灰将她额上的窟窿堵住。婶娘见此情景，人便一下晕过去了。

这件伤心感人的事情过去以后，孝全姐姐一心要为丈夫守节，代丈夫尽孝，死也不肯返回娘家。族里的长辈见她意志坚贞，节孝双全，便给她取了个“孝全”的名字，但我们从不叫她嫂嫂，都叫她孝全姐姐。

孝全姐姐常来我家作客。说来作客，其实她一进屋子手脚便没停过，不是缝衣服，就是纳鞋底。看见地上脏了，拿起扫帚便扫；发现床单脏了，挽起袖口便洗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就给我们作香囊，绕金钱；旧历年快到了，就给我们缝新袄，做毽子。她那紧闭的唇、慈爱的眼、勤劳的手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她是最爱孩子的。每次离去时，我们总依依不舍，把她送到门口，送上大路，然后用亲切的童音齐声叫道：“孝全姐姐慢走，下回早点来呀！”

有一年快过端午节了，孝全姐姐没有来。快过中秋节了，孝全姐姐还是没来。旧历年快到了，孝全姐姐仍然没有来。我们几个小孩子都纳闷，忍不住便去问母亲。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她已回娘家去，再也不会来了。”我们又吃惊，又伤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

事情的原委后来我们才知道。原来婶娘疼爱她，送她去上了中学，不声不响中，她竟和一位老师恋爱了。不声不响中，她竟然经常呕吐，爱吃酸东西了。婶娘又吃惊，又忧虑，先是满面愁容，送她去医院检查，接着便含着眼泪，送她返回娘家。孝全姐姐回到娘家，父亲恼羞成怒，大发雷霆。一顿痛斥之后，便是毒打。毒打之后呢？没多久便将她卖给了一个中年丧妻，走乡窜户的外地货郎。她默默无语地走了，再也不会归来了。

每逢节日，我心里总会想：可亲可敬的孝全姐姐，如今你在哪里呢？你的日子过得还好吗？生活得快乐吗？你是否已经忘记了我们，可我们一直怀念你，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呀！

岁月如流，童年离我越来越遥远，可孝全姐姐的影子在我心中，依然那样清晰。有时望着窗外的云空，我不禁沉入一种怅然的遐想：如果孝全姐姐晚生 10 来年，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，她的那段历史，又将会如何书写呢？

小茉莉花

我曾经有过一个天真活泼的妹妹，但谁也没有料到，她人生的旅程，竟是那么短促。童年彩色的梦才刚开始不久，还来不及对亲人们说一声“再见”，就独个儿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在我记忆的画谱上，她有着一张瓜子型的脸，喜欢在鬓角上插一朵小茉莉花，亮闪闪的黑眼睛，经常挂着童稚的微笑。她聪明伶俐，喜欢唱歌，也喜欢跳舞，在众人面前，她一点也不害羞，两只手上下舞动，嘴里同时甜美地歌唱着“蝴蝶飞，蝴蝶飞，蝴蝶穿着五彩衣。飞过来，飞过去，一飞飞到花园里……”但当时世俗认为，一个女孩子应该文静腼腆，少言寡语，而她却爱笑爱唱爱跳，对她的天真活泼，大家不但不赞赏，反而感到讨厌。

但谁也没料到，更令人讨厌的事，竟落到她的身上。在她7岁那年夏天，她染上了脓疮，黄水流到哪里，就溃烂到哪里，因怕传染，谁也不敢接近她。我同小伙伴一起捉迷藏，做游戏，不但不让她参加，也不准许她站在近旁观看。她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子，单独睡一张小床，被盖上沾满了脓血，屋子里充满浓烈难闻的药膏味。她被一堵高墙隔离了，这里便成了她狭小的世界。毒疮也许只能损害她的肌肤，孤独和寂寞却损伤着她幼小无辜的心灵。她红晕的小脸蛋日渐苍白了，大大的黑眼睛里失去了笑的影子，从此再听不见她甜美的歌声，更看不见她快

活的舞蹈。檐前的茉莉花开了，她也不再偷偷地摘下一朵，插在自己鬓角上。就这样，小小年纪的她，踏着艰难的步伐，从夏天走向秋天，从秋天步入寒冬。

可这次大家又没料到，接近年关的时候，她身上的脓疮一个一个结痂了，干疤了。但大家仍不敢同她靠近，觉得她肌肤上还有残余的毒气，她只好走出小屋子，远远地站在一旁看小伙伴们嬉戏，黑眼睛里有时闪过一丝羡慕的微笑。偶尔也能听见她轻哼喜爱的歌谣，但显得胆怯而拘束，好象害了脓疮的女孩子，唱歌也是非分的。

热闹而欢快的春节终于到了，街头巷尾时时响起锣声鼓声鞭炮声。可怜的妹妹终于脱掉那身沾满脓血的衣裳，换上了漂亮的花布袄，着上了新棉鞋。她从那孤苦寂寞的斗室，重新回到了人间，并含着笑、唱着歌、跳着舞，去迎接即将来临的美好春天，继续做她童年时代刚开始不久的彩色的梦。

然而谁又会料到呢，更大的灾难象突然袭来的洪水，转瞬之间便将她小小的生命卷走吞没了。

那是正月初二的晚上，小城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彩灯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好一派过年的欢乐气氛。吃罢晚饭，母亲带着她和小妹去城隍庙里看戏，本来应是我去的，因我同姐姐们玩牌玩得正高兴，便把票让给她去看。临走时她跑进屋子里用红纸把小脸蛋抹红，然后高高兴兴出了门。她一双大眼睛笑得多甜，那天成了她好久以来都从没有过的最开心的日子。

大概快10点的时候，听人说老街上失火了，我们立即赶到门外观看，夜空已被火光映得通红。不一会又听人叫嚷，城隍庙出事了，观戏的人误以为是日本飞机来丢燃烧弹，成群往山门外涌，结果酿出一幕人踩人的大悲剧。我听见这消息，全身都发起抖来，只有向苍天祈祷，保佑母亲和妹妹平安归来。

不多一会，忽听见大街上传来哭声，姨母牵着小妹，外婆扶着母亲，她们全都在悲惨地哭。在她们身后，外公怀抱着一个小女孩，啊！那不就是欢欢喜喜去看戏的妹妹吗？大家进到屋里后，外公忙把妹妹放在一块门板上。她头发蓬乱，沾满尘土，大大的黑眼睛已永远地闭上了。用红纸涂抹过的小脸庞，青一块、紫一块，满是脚踩的伤痕。屋子里响起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妹妹只是紧闭着小嘴静悄悄地一动不动地躺着。到了永别的时候，我才感到她是多么的可爱、多么的可怜。

我曾经有过一个天真活泼的妹妹，当我真正品味出她笑得最美，唱得最甜，舞得最欢时她却再也不笑了，不唱了，不舞了，独个儿远离人世，躺进阴冷的坟茔。但愿我的思念能化作一束她最喜欢的茉莉花，盛开在她的墓地旁，朝朝暮暮陪伴着孤寂的她。